

跨越歧视、不为奖牌，只为争取女性权益

戴头巾比赛的女人

别人来参赛，只需搭一班飞机，她来参赛，却跨越了死亡与歧视的距离。

塔米娜·科西斯塔尼是阿富汗代表团唯一的女将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“我能来参加奥运会就是一个奇迹。”



塔米娜坚持跑步，并成为阿富汗代表团奥运旗手。



场景1 喀布尔体育场

歧视和威胁中她坚持跑下去

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奥林匹克体育场，藏匿在一片被战火彻底摧毁的民房中，四周隆隆的炮声，是天然的“音响”。塔米娜不会忘记那一天，在伤痕遍布的体育场，只有她一个女人，在孤独地训练，汗水湿透了头巾和身上的长袍。训练结束后，她回家的道路被一帮凶神恶煞的足球和网球爱好者堵上。他们轻蔑地朝她吼叫着：

“你不可能在奥运会上赢得奖牌，这不是你的事！”
“阿富汗女人出去跑步对我们没好处！”

“躲到男人身后去！”
瘦小的塔米娜愤怒地喊叫“我不会再回来了！”她在心里说，“我再也不要见到这些人。”

然而第二天早晨，她又回到体育场训练。她说，如果自己不跑，还有谁能告诉阿富汗的妇女，她们也能

跑步？

在仍处于战争阴霾的阿富汗，遭遇路边炸弹、榴弹炮，甚至是不明来路的流弹都可能是分分钟的事情，这里是各种袭击和巷战的天堂。上至官员、下至平民，生存都显得很奢侈，而追逐自己的梦想，简直像天方夜谭。

塔米娜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三位参加奥运会的女运动员，这是因为在塔利班时代，女性被禁止参加运动，即便现在改朝换代，塔利班仍多次威胁参加奥运会的女性。整个阿富汗国内均把女性参加运动视为莫大的禁忌。歧视不仅来自男人，许多女性也不理解塔米娜。她们同样辱骂她，认为她不遵从穆斯林的礼节，她错得太离谱。

但22岁的塔米娜依然倔强地说，“我要坚持跑下去。”

场景2 家里

从篮球到田径家人一直支持

念中学的时候，塔米娜爱打篮球，但她一直是队伍里最糟糕的一个，经常被队友们呵斥。这迫使她重新寻找一个新的项目，在她幼小的观念中，这种运动应该可以独立完成，而且，不需要依赖别人的帮助便可以成功。

2004年，14岁的塔米娜找到了这个目标。她在观看雅典奥运会的时候，看到了当时的阿富汗女运动员罗比娜跑100米。后者奔跑的姿态像飞鸟一般，如此自由。塔米娜当下就决定，自己也要练习跑步，也要参加奥运会。

幸运的是，塔米娜有开明的父母。他们鼓励

她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为她提供支持的力量。她的父亲是个警察，尽管一开始并不赞同女儿参与运动，但看到她如此热爱跑步，父亲屈服了。

父亲告诉她，“总有一天你会达到你的目标，不要停下来。”这是促使她坚持到今天的原因。没有塑胶跑道、没有固定训练场地，没有私人教练和营养师，前一天跑过步的广场也许第二天就被炸成废墟——这一切都没有阻挡她。

“她有坚强的意志力，”哥哥回忆说，“她拥有天分，她希望改变社会，希望获得自由，她将会让阿富汗变成一个自由的社会。”

场景3 伦敦

百米成绩15秒为女权而参赛

伦敦奥运会开幕式，她终于站在伦敦碗内，眼泪再一次充满了她的眼眶。这个运动场内汇聚了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员，人们兴奋得脸发红，热情欢乐的喧嚣填满了每一个角落，作为阿富汗6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运动员，戴着头巾的她再度哭了起来。

“在我的国家，女性有很多问题，每一分钟，在每个省，就有10个乃至更多的女性死亡，因为她们罹患了各种疾病，”塔米娜表示，“我认为，最好的办法是——通过运动，而不是药物，让她们健康起来。药物或许能让她们获得短暂的健康，但运动才能长久地保证她们身体强健。”

塔米娜说，她会戴着头巾参赛，因为她来自一个伊斯兰国家，“我从不认为这身装扮会给我的跑步运动带来困扰，这是我身份

的象征。”

塔米娜的百米成绩是15秒，比世界纪录慢了4秒多，尽管她丝毫没有获得奖牌的希望，但她认为“我来了，我见证了”比“我征服了”更为重要，她说：“我知道要赢得奥运奖牌非常难，但我更希望为阿富汗女人开辟一条新路。更何况，对于我来说，来到这里，就像是赢得了一枚奖牌一样。”她曾经把“梦想成真”一词当做座右铭挂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现在，这个横幅也被她带到了伦敦。

对她来说，女性拥有平等的权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她说，女人不能被关在房间里，不能上学，不能参加运动，甚至不能见天日……这一切都将改变。这才是她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顶住一切压力和阻碍，穿越死亡和歧视来参加奥运会的真正目标。

专题撰文/新京报记者 颜颖颖